

朝花夕拾

灯下漫笔

那年割麦子

❖ 贾国勇

从麦田里站起来时，我看到麦田里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弓着身子默不作声，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镰刀。我知道汗水会不停地从他们的发际线流到脸上。我正是因为脸上的汗水迷蒙了眼睛，才站起来抹了一把脸的。在我的正前方，有一处坟地，坟地的正前方长着一棵高大的柏树。其他地里再也不见一棵树。为了树下的荫凉，我又蹲了下去，争取快一点割到那儿，在柏树下乘凉。

这一天出奇地热。在没有体验到割麦子的热之前，我曾经把割麦子想象成了非常浪漫的事情：广袤的田野上，微风吹动着麦浪翻滚，割麦子的人们每每直起身子，就能感受到凉风习习。没想到，麦田里的风是这样的热，如火苗一样舔舐着人的皮肤。特别是当麦芒拂过的时候，那种让人撕心裂肺般的感觉深入骨髓，痛彻心扉。用手抹一把脸，手心里水汪汪的全是汗水，用舌头舔一下，那种咸咸的味道，给人的感觉非常舒服。

作为一个城市里出生的人，近60岁的我，仅仅割过两次麦子。第一次是在15岁那年的夏天，家住在城郊石庄村的堂兄在街头见到我，问我想不到他家割麦子？我满口答应下来。那天上午阳光烤人，下午是满天的乌云，没有一丝的阳光。有传说天要下雨，必须赶在雨前把麦子收到场里，否则麦子就会发芽。尽管没有经受长时间的阳光暴晒，皮肤却被麦芒划得红彤彤的。没有两天，如长虫蜕皮一般，就可以从皮肤上揭下一层比蝉羽还要薄的老旧陈皮来。

到施老师家割麦子的时候，我已经22岁了，这是第二次割麦。刚刚从乡下的供销社回到县里土产公司工作。我的老师叫施道莲，初中的时候教我语文，也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老师。这一年，因为失恋，我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到施老师家割麦子既有体验生活之意，也是排遣不快情绪的选择。到了麦子开镰收割的时候，我买了两件啤酒，还有卤好的烧鸡、豆腐皮，骑自行车就来到了施老师家。

割麦子真不是诗意的过程，不仅仅因为炎热，也因为紧张和劳累。在这里，我充分体验到“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的真理，只要镰刀在手，跟着熟悉农活的师兄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割麦的速度并不比师兄慢。把麦子割倒在地之后，选几根柔软的麦秸拧上几拧，就可用作它们把麦子捆扎成捆，便于装上架子车送往打麦场。再经过一系列的打场、晒粮，小麦入仓，这一年的丰收算是稳妥了。

不过，后面的工序还没有经过体验，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施老师、师兄坐在村西头的大柳树下休息，师兄把鸡蛋碗捞面条端了过来：蓝边的大海碗里盛满了手擀的面条，面上浇的是鸡蛋菜汤，还有几片绿色的荆芥。细心的师妹还给我送来了切成丝的黄瓜、用碓碓子舂得细细的蒜蓉。不经田间汗滴苦，不知树下风清凉。这个时候，无论多么热的天气，你都会感觉到风是那样的清凉，用井拔凉水浸过的捞面条吃到肚里非常舒服，树上的布谷鸟不停地唱着欢快的曲子，再想象着田野里那些饱满如婴儿的麦粒儿，不由得人幸福地笑出了声。

我喜欢忽然转换的季节，热情奔放，光亮闪耀，用温度和风度，涤荡了最后一丝冷意，连一花一草都悠闲而快乐，全身心地丰满了起来。

夏天，我说的是花花草草打扮得全然干净，无尘无垢，喜盈盈欢迎的夏天，也是一脉河水，急切地弹开了波浪里的音乐，徐徐有致地用一波一波、诗情起伏的旋律欢迎的夏天。

夏天，太像微笑着的开朗少年，它总是急不可耐地迈步于开辟已久的春天大道，忽然甩掉了裹身的装束，敞开怀抱把把瑟瑟寒门的一切生命送到了阳光布满的天地之间。

夏天歌唱着，跳跃着。我在涡河古道右岸的土地上，一次次会合了满天的阳光，我相信能够聆听到这万丈光芒之中，细微或者宏大的来自遐逝的和谐声音，那是天籁，更是人间的真情回荡。当然也会合了大自然之中，活着的所有生命的斑斓色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包含着对于存在的恭敬，对于相互映照的尊重。甚至于人，内心包含的色彩，有情志的绽放，有仁德的舒阔，有善念的滋养，你的绿色，他的金色，我的红色，异彩纷呈，各司其长，都应该是生命的流行色，是命运的修长妍影。

只有这种顿然鲜活、立体的色彩搭配，宣告了在我们赖以共同挽手的地球上应该彼此依怙和自为自依怙，借以增

响亮的夏天

❖ 李俊功

强各自独秀的个性亮度和美善，多好啊，夏天赋予的生活万花筒，各自均有一席之地，各自宛若悄然花开。

忽然间，哪怕群飞的麻雀，看准了高树长枝，轻轻地收缩着翅膀，弹出了花叶的微飏，不发出任何聒耳的敲打，一小片筒牍一样剪开一角寂静，在你的面前舒展，且亮开了嘤吟歌喉，学着眼前靓丽的鲜花绿植，争取了一份在场的舞台。

它们和你的对话，暗含着某种无须翻译的音节，叽叽喳喳地传递了它们独有的祝福和祈盼，不仅仅属于此刻的倾听者，属于言辞安详者，更属于远方和未来的迎接者。

不要忽略一只小鸟的低鸣，不要掠夺一只小鸟的自由，它们恰恰是观察着的人们澄心的映照，或者人与物共生的照应，它们在代替你说出了大自然无法说出的许许多多美妙的秘密，说出了大地之上有声有色的灵魂的放歌。

谁能够像这样的无数种小鸟，无拘无束、浪漫放达，大胆吞吐了似火的心肠？眼前是它们爱着的世界，世界的凝目处是它们的心意到处，不做作，不骄矜，不表淡，不辜负，一音一喉都富有情愫。

夏天透明着，艳丽着。我喜欢日月清慧的海蓝未央天，液得化不开的空气和愁云，悠然解散，跟随着普天阳光生发的巨大力量。往前，走到的地方就是内心钟情的所在，或许是岩松高耸，清风梳

枝，和山并高，不卑不亢，定义了洒然峻拔的深邃内蕴；或许是长河衔日，清波拍岸，水上渡船，岸边茂树，衬托出岁月流淌的无限意义。即使三千件坎珂事和一团乱麻缠绕，阳光似乎瞬间冶炼而成了化解的利剑，斩断了前世后世欠情的罪债、矛盾和怨仇。闻得到到处弥漫的花香清韵，心中的一语一词都沁润了一层花朵的香味。那是透明着的祝福一般的吉祥语，是阳彩煜煜的直接抒情。

最幸福的一天莫过于仰头阳光，烨烨照临，莫过于一下子照透了沉重的心事和压抑的情绪，与阳光互为通透，互为观照，无疑，具备了兢兢才能，亦称得上祝愿之所长，无私无欲，阔然大静，仿佛抵达了真知的止境。

于是，每一双寻觅美的眼睛，望得见近处的亲人，远处的草木和盛世的经纬乾坤，我用得上一连串的善美词语，艳丽、瑰丽、秀丽、壮丽，还用得上明媚、妖娆、婉美、莹彻，美则美矣，但都不足以说明夏日一个贴切完美的修辞。它霁德的厚爱，祥瑞的远景和巨大能量，引导着我们学会热情地拥抱大地万物，学会热情地游心于天空的广阔博大。

植物和庄稼，每一天都是他们的高度，甚至一夜之间，就顶高了我们的想象，伸展到暖风的上部和肥美的礼赞之中。夏日有恩有情有义，煦养着一例例平凡的生命，“富有天下而不骄奢”，不揽己功已然

奉为常德，仍然展开亿万四阳光，给它们布景，给它们飞翔的空间。花有花的凝眸，草有草的婀娜，树有树的旖旎，蝶有蝶的翩跹，山有山的巍峨，原有原的坦荡，沙有沙的晶莹剔透，所有人的风采，争逸竞秀，好像浴出新妆，眼前所见所想，生机盎然，其光曼妙，呈现了无限的福泽和隽秀。

一切都是生长着的夏天，也是响亮的夏天。正如人生有多种写法，有阳光辉煌，最是美好。有生长的机缘和福地，最是雄浑。志贵高远，迅行而能制胜，日贵澹然敦厚，博施济众，天下受惠，在久久的仰望中倾听到丰收的讯息，这样的夏天一年年，循环往复，我们有幸得遇，恰快乐心如是。

奔跑着，看见夏天欢悦，如歌唱着、艳丽着的思想者，它愿意和我们接近、融通、关照、播爱，我们如何不能放下骨子里尘俗的傲慢，放下为利益忙碌的身心，腾空繁杂错乱的思维，移开披挂的奢侈装饰，真真实实地亲近光天善地、井木稼穡？一颗真诚的心，一旦融入我们爱着的世界，它定然会灿如烈日，照亮了我们曾经后悔的世事，照亮了我们今日明日规划的宏图胜景。需要用内心耕耘的事业和未来，同样被明晃晃的太阳犁开了甜腻味的泥浪，难道我们种下的不是自己干净的说想和弘愿？我已经听到了美丽夏日响亮的回答，听到了阳光洗亮的内心响亮的回答。

荐书录

《海边魔术师》：为读者呈现南洋风情的世界

❖ 樊晓哲

在《海边魔术师》一书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大陆最南端的小镇木瓜镇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木瓜、龙眼、菠萝蜜；有红色的土地、茂密的丛林和神秘的灯塔；有只会讲雷州话的渔民，也有东南亚漂泊来的移民；有各式各样的船只，和起伏涨落的潮汐以及勾连起整个世界的海洋；有在陆地上不能踏实行走的水手，有寰球远洋航行的船长，也有怀着发财梦来捞金的外地客；有流转于海上而不熄的传奇故事，也有封存于海底的命运和秘密。而木瓜镇仿佛静止的热带风物，淳朴人情以及与世界无争的姿态，其实一样行进在整个国家在城市化的

进程中：20世纪80年代十万人下海南的风潮，让木瓜镇一夜之间全民成小商贩；90年代的“炒房团”曾将走私的汽车堆满了菠萝地和雷剧的戏台；而新近兴起的旅游热，让当地的珊瑚民宿竞争激烈……现代化的脚步就这样一步步席卷而来，即便是大陆最南端的小镇，也不例外。

作家孙颜用她扎实的田野功课为读者搭建起一个极具南洋风情的世界，这是当代小说中少有的海洋文学特质。借由这个最南端的小镇眺望城市，孙颜实现了她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深层关系的又一次追问。

了香味格外好闻，就连被鸟啄破了果尖的杏子落到地上也心疼。

主人笑着打开了收音机。他说这70多棵杏树栽种有8年了，栽下时有小手指头那么粗，剪到五六十厘米高，第三年就开始挂果，一年比一年产量高。每年春节前施农家肥，春节前整枝修剪。到挂果的时候，有的枝条上结得太多，怕营养跟不上，不能确保每个都能长大，就要凭多年积累的经验“梳果”，该留的留住，该除掉的摘除。杏树正处于壮年期，精力旺盛，结出的果子不但个头大颜色正，口感又特别好。要不是前一段雨水多落了一些，收的果子会更多。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采摘着红黄柔润的杏果，也享受着少有的收获果实的喜悦。汗珠从我的额头滴下来，汗水也从我后背渗透了出来。我顿然意识到，杏果是好吃，但得来不易呀！

我们要返城了，主人夫妇俩招手向我们依依告别。我看到大型收割机下的高速路径直向这个村庄开了过来，我又看到主人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这个美丽得如同夏黄杏红的村庄，位于嵩山脚下。

百姓记事

正是麦黄杏红时

❖ 刘传俊

一个个“金太阳”在洁白的盘子里如玛瑙闪烁着光芒。掰开杏果送到嘴里，小时候吃过的久违的香味，刹那间溢满了心间。这杏果入口绵甜，含有多有机成分、人体所需的维生素和无机盐类，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时令水果。

小顷，我们提了篮子，主人拿了钩担，挑了水桶。我们兴致勃勃采摘杏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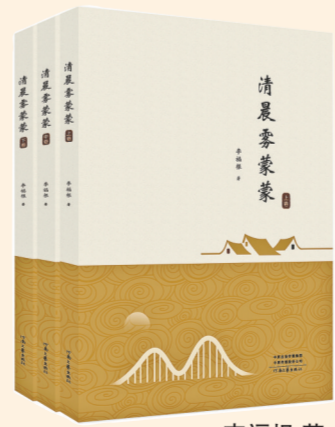
刚一下到沟里，树上红中揉黄，黄中掺红的杏果，一律不约而同地朝我们卖弄风姿。在碧绿叶衬下，竞相炫耀着好。一个个红扑扑的杏果，闪动着诱人的光彩，令人垂涎欲滴。

以前耕种在院子里的杏树，枝条都是往上自由生长的，鲜有人管理。而眼前这些杏树的枝条是向三个或四个方向伸展开来的，主干不高，如同壮实的男子

汉盘腿稳当地端坐在那里，安然若素。向不同方向伸展的枝杈，如同武林好汉出拳时的一招一式，很合章法，动作老辣，姿势优雅。枝杈上挂满了杏果，大蒜瓣子似的。杏果的色泽瑰丽夺魂，看一眼就醉了。有的杏果光溜溜沉在粗壮的树干上，没有一片叶子陪衬，像春天里海棠树主干半中腰开出的花朵，在春风里笑个不停。我细数了一约有半米长的枝条上结的杏果，共39个。粗壮主侧枝上的杏果结得更多，几乎是围绕成圈长的，几个几个地挨挨挤挤共生共长。

直接经受太阳光照射的杏果，红色要浓一点，被枝叶遮挡的，红色稍淡一点。我们边尽情地采摘，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好友说好想扛一棵挂满果子的杏树，种在自己家里，我说熟透

连载



李福根 著

走出餐厅一看，副县长周德升和刘文龙等人已走进大门。大黑看看来人，又看看柳林，见主人热情地和他们打起招呼，知趣地摇摇尾巴，静卧在大门内一侧。

第二章

浓雾弥漫的凌晨，刘柳叶照例5点多钟起床，匆匆忙忙往鸡场赶。鸡场成了她希望的寄托，生命的一部分。那场，可是投下57000多元办起来的。在当时，对于一家一户的农民来说，这笔钱是个天文数字。要不是柳林的父母、哥哥、姐姐拿出5万元巨资，她做梦也不敢办这个鸡场。

就说剩余的那7000多元投资吧，大哥拴柱卖了一头牛，父亲卖了一头猪、三只羊，自己家里拿出全部家底3000多元存款，又从信用社贷了2000元，几下一起凑，才凑够了这些钱。鸡场要是办砸了，她有何脸面见双方父母和她的兄长、丈夫。想起这些，柳叶就心惊肉跳。

像往常一样，刘柳叶掏出钥匙打开鸡场的门，没有听到惯常的问话。她反锁了门，疾步走到餐厅门口推门，门从里面锁上了。大黑悄无声息地跟着她，此时见主人那急切的动作，也伸出前爪不断地拍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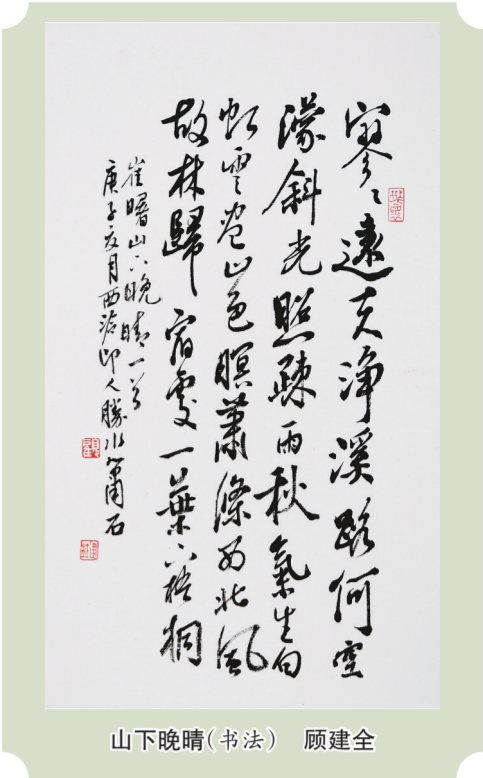
“大，大！”刘柳叶连喊了两声，见无人应答，她拿出钥匙开了餐厅门，随手拉亮电灯，脚步轻轻地走进卧室一看，刘大贵穿着棉袄，半截身子盖着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大，你咋啦？”刘柳叶伸手一摸刘大贵的脑门，火辣辣的烫人。

“大，大，你哪里不舒服？”刘大贵迷迷惘惘地坐起身：“头疼，身上不得劲。”

“你发烧了，一定是夜里起来被冷风吹的，俺给你拿药去。”刘柳叶说着来到餐厅，从暖瓶里倒了半杯水，又拿起一个杯子反复倒腾着杯中水，等水凉了，她拉开抽屉取出两样药，转身来到卧室。

清晨，刘拴柱踏着浓雾进了鸡场。见妹妹柳叶往料斗里添加饲料，接着按一下开关，料斗缓缓移动着，把饲料均匀地投进一排鸡笼的投食槽内。

全身白毛的雏鸡已长到三四周重，几天前便分笼饲养。他太熟悉鸡场的九间土坯房了，鸡舍面南坐北四间，两间分作产房和配料用的房屋，和东面的三间生活用房相对应，这些土坯稻草房虽然不起眼，从去年秋天割完稻子开始，他便领着八九个雇来的人连明彻夜地在稻茬田里脱坯，趁



山下晚晴(书法) 顾健全

知味

面食可亲

❖ 柳闲

那时候，我还在家乡生活，并不能理解一个人对故土食物的依恋。

有一年，参加亲戚的婚宴，和新娘的娘家人坐在一桌。新娘的表姐是南方人，远道而来，我们一见如故，席间相谈甚欢。饭快吃完的时候，表姐突然问我，饭怎么还不上来？看着满满的美食佳肴，我一时愣住了，很是不解，心想：这些不都是饭吗？这么大的桌子，快摆不下了。

见我迟疑，表姐忙解释，就是米饭哦。怕失礼，我虽然很惊讶和好奇，还是赶快跑到后厨要了一份米饭。

后来，讲给南方的一位朋友听，朋友说，这太能理解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你们吃面食长大的，天天也吃不厌面食，我们南方人顿顿吃米饭，也会觉得香甜，甚至一顿不吃，就觉得这顿饭不完整，心理上空落落的。

真的是这样呀！日升日暮，并不觉得有多重要，就像身边的很多事物一样，如司空见惯的阳光，看起来平平无奇，缺少了它，世界该是多么悲凉和寒寂。这并没有夸张的成分，一个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衣食总是根本，而一个人的微妙味蕾从一开始就铺垫好了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们一日三餐都和面食有关。厨房的门口是一口大缸，专为盛面粉的。早上馒头，中午面条，晚上还是馒头。每天都是如此，周而复始，从来没有觉得单调厌烦过。像我们简单朴素而静好安宁的日子，一天一天向前，也许当时的味道并不是多么美味，到后来却成了记忆里最让人怀念的时光。

远离故土后，对面食的感情更是愈加深厚。曾听闻一个人思念家乡，千里迢迢，舟车劳顿奔回去，就只为喝一碗家乡的汤。

搁从前，这样的事儿，我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现在我站在异乡的头想这桩事情，觉得温暖可亲，觉得这是一个内心柔软深情的人。

一位在南方工作的朋友，写他的一段经历，看得我眼眶发热，心有戚戚。

那时，他远离亲人来到了南方的小城，人生地不熟，孤独忧郁，他很久没吃到馒头了，实在想念家乡的面食，就趁着周末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一个巷子一个巷子地转悠。

那天，还下着雨，他举着伞，就那样热切地找啊找啊，终于在一个巷子口闻到了馒头的甜香。他疲惫的身子猛然间站直了，黯淡无神的眼中散发出惊喜的光芒。那是一家卖馒头的小店，他一口气买下了一大兜馒头，小心翼翼地抱着，慢慢地走在雨中，生怕那些馒头有了闪失。

每到周末，穿过半座城去那个巷子买馒头成了他生活中的温暖和期盼。生活里开始了面食的芳香，日子也变得踏实而有底气，他开始脚踏实地对待眼前的一切，人也明媚阳光起来。

犹记得，刚来这座城市时，不习惯吃米饭，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晚上下了班，去菜市场买点面条，一荤一素或者几个西红柿，做韭菜鸡蛋捞面或西红柿鸡蛋捞面，普通的面食，吃起来却是人间美味。

“你这厂的工人每月拿多少工资？”有位书记打着饱嗝问。

“六七十、七八十块吧，工种不同，工资有高低。”听这话，刘三喜还不算糊涂。

“给我安排个人，俺俩碰两杯。”

“人俺安排，你今晚三杯再碰三杯。”

“算数？”

“保证算数！”

见此阵势，屠副端着杯清茶走过来，恭恭敬敬地一弯腰，说：“书记，我喝酒过敏，用茶水敬您，我喝茶，您随便。”

那书记刚想说点什么，洪丽举着酒杯笑眯眯地站在他的面前：“我敬您，请。”她微微抬起白嫩的手臂，一杯酒便送进口内。

觥筹交错，声音嘈杂。这会儿，刘三喜混夹在前来庆贺的村干部中间，人们众星捧月般伴着他，你一杯我一杯地往嘴里灌着。

马自有一大早来到鸡场，见柳林正帮刘柳叶粉碎花生饼，作为鸡饲料的添加剂，两口子一个抡着大铁锤砸，一个往粉碎机里送饼渣，刘大贵砸着把粉碎好的粉末装进编织袋里，60多岁的柳叶妈挪动着一双小脚，弯腰不停地捡拾四处飞溅的饼块。

“柳助理，胳膊酸痛了吧？”马自有说着抢过大锤，“让俺砸两下。”

“行家到底不一样。”柳林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不由夸奖道：“行哪，自有。”

“俺这工程兵没有白当吧，在部队抡了四年大锤呢。”马自有直起腰咧着嘴笑了。

“听说洗涤厂那边声势很大，你咋跑这里来了？”柳林问。

“小鬼不干判官的事，各有各的分工。鸡场开业能不来祝贺吗，一会儿罗镇长也来。”

罗广建果然出现在鸡场，进了院门就喊：“刘场长，刘场长，在哪啊？”

刘柳叶慌忙跑进粉碎机房：“罗镇长呀，欢迎，欢迎，请到这边屋里坐。”

罗广建虽然比柳林年长几岁，“文革”期间一耽误，大学二人成了同班同学，说话自然不拘礼。他一边跟着柳林往餐厅走，一边回头对刘柳

叶说：“刘场长，开业大喜，中午可得管饭喽。”

听了这番话，刘柳叶脸红了，迎上柳林小声说了几句，匆忙往家里赶去。送匾的小许进了餐厅却没有落座，说了几句吉利话便转身告辞了。

快晌午头，四个凉菜摆上了餐桌。“柳助理，胳膊酸痛了吧？”马自有说着抢过大锤，“让俺砸两下。”

“行家到底不一样。”柳林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不由夸奖道：“行哪，自有。”

“俺这工程兵没有白当吧，在部队抡了四年大锤呢。”马自有直起腰咧着嘴笑了。

“听说洗涤厂那边声势很大，你咋跑这里来了？”柳林问。

“小鬼不干判官的事，各有各的分工。鸡场开业能不来祝贺吗，一会儿罗镇长也来。”

罗广建果然出现在鸡场，进了院门就喊：“刘场长，刘场长，在哪啊？”

刘柳叶慌忙跑进粉碎机房：“罗镇长呀，欢迎，欢迎，请到这边屋里坐。”

罗广建虽然比柳林年长几岁，“文革”期间一耽误，大学二人成了同班同学，说话自然不拘礼。他一边跟着柳林往餐厅走，一边回头对刘柳

“啥啥，这医生，钱没地儿花了。刚才吃过药，这会又好多了。”老人说着把点着的柴草放进灶膛内。

“大，听说董围子的董运福外出打工在工地摔断了腿，老板不给治，几个人给他送回了镇卫生院。”拴柱蹲下身，问，“二柱是跟他一块外出的吧？”